

第一章 蓝色教育未来学

第一节 蓝色教育未来学的概况

一、什么是未来学

和尚未成熟的科幻文学一样，未来学也是一门尚未成熟的科学。甚至经常被人抨击为非科学、伪科学。在科学体系里也缺乏自己的位置。不过，未来学却可以说是与科幻文学亲缘最近的一门学问。未来学与科幻文学有着共同的始祖——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太阳城》、《回顾》等作品，既被看做未来学的先驱之作，也被看做科幻小说的重要渊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以理性态度展望未来作品的作品。它们既是文学作品，又有学术价值。

未来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就是科幻文学的一大宗师乔治·威尔斯。早在 1883 年，17 岁的威尔斯就写下了《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一文，表现出对未来的浓厚兴趣。1901 年 就在他创作《时间机器》等几部科幻经典的同时，威尔斯写下了重要论文《机械及人类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之展望》。这篇文章被看做未来学的开山之作。1902 年 1 月 24 日 威尔斯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研究未来的科学。他认定，大多数人热爱过去，但未来正在被发现，人们日益把思想转向未来。威尔斯的后期作品文学色彩越来越淡化，但其中预言的准确性却越来越惊人（坦克、空军、核武器等）。在威尔斯事业的晚期，他基本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写作，转而直接领导未来研究和从事社会政治活动。

另一位科幻宗师范尔纳也经常被后世未来学家所颂扬，视为一

代宗师。凡尔纳处于创作高峰的时候，就被同代人视为伟大的预言家。凡尔纳也十分认真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这使得他的作品在未来描写方面真实可信。凡尔纳对当时的许多科技发展都有自己的见解，比如重视飞机而反对飞艇，等等。这证明了他作为一个科学的预言家的能力。

英国科幻作家克拉克也是公认的未来学家之一。他曾经撰写过未来学专著：《未来的轮廓：探索可能的范围》。在这本书中，克拉克用大量实例讽刺了那些因循守旧的科学家，认为他们甚至对本学科预测都是相当肤浅可笑的。他认为，最好的预言家不是对某一学科知道得最多的人，而是把坚实的科学知识和真正灵活的想像力结合在一起的人。克拉克也提出了一些科学方面的具体预言，其中一个可能会惊人地准确——2004年，第一个克隆人将会出现。另外，经常被未来学家引为同道的科幻作家还有阿西莫夫、奥尔迪斯（因其对海洋危机的预言）等人。

在西方的大中学校里，未来学被一些勇敢的教师引入课堂。有趣的是，为了保持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意识，大量科幻小说被当做未来学教学的教材。同时，教师们也鼓励学生进行关于未来的构思创意。有时，教师甚至直接给出主题，要求学生写有情节的未来故事，比如生态灾难、海底移民、基因工程等等。这与科幻小说创作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现在，无论大陆，还是港台地区，专业科幻报刊或者各类报刊中的科幻栏目，都同时刊载科幻小说和科学预测。其实，这个惯例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科幻小说协会刚刚成立，其会刊便叫做《明天：未来杂志》。其主持人便是科幻宗师威尔斯。后来，这种编辑方法传播到美国，最终成为世界科幻出版编辑的通例。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眼花缭乱的变化发展推动了面向未来的科幻文学，同时也推动了未来学的诞生和成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未来学和科幻文学几乎同时到达顶峰。可以说，在文学和科学两个不同领域内，科幻文学和未来学都是对社会疾速发展的反应。

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大国的政府，尤其是其军方，大量投资研究未来的动态，刺激了未来学的发展。民间未来学组织更是蓬勃发展。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兰德公司、罗马俱乐部等组织，都是那个时代诞生的未来研究机构。由威尔斯开创的未来学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甚至，未来学和科幻文学的当今境遇都是类似的。科幻文学至今没有被主流文学接纳。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整体上一直走下坡路。命运相仿，未来学到现在也是一门“在野”的学派。虽然在西方国家，许多大中学校将未来学作为选修课。但在正统科学界，未来学的地位仍然不高。

传统科学将可检验性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未来”正是一个无法检验的研究对象。20 世纪 80 年代，未来学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和出版界曾经热闹一时。至于未来学的名家，现在仍然是托夫勒等老人在周游世界。说明这个“年轻”的学科还没有长大，就开始衰老。

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凭借个人智慧，单打独斗式的未来学研究逐渐被专业化、系统化的大规模未来研究所取代，演变出了机构性的科技预测、市场预测、职业趋势预测，等等。

宋健同志的这段话完全能够为科幻文学和未来学的关系做一总结：“人类有理由为过去 400 年的科技成就和文明进步自豪。文学家们激扬文字，放歌而贺。未来学家以其非凡的想像力，畅想着瑰丽的未来。科幻作家创作了引人入胜的神奇故事。科学技术界也有人把酒临风，逐流舞墨，为作家们的畅想提供证据。文学艺术生动活泼地介绍科技成就，提高了人们的科技意识，功不可没。科学与艺术气质相通，矢志相同，从同源出发，各选隘路向高峰攀登。”当然，毕竟分属于科学和艺术，科幻文学和未来学也有本质的不同。科幻小说经常描写千万年后或者上亿光年远的故事，而未来学家们通常不研究 50 年以后的事情。这种谨慎性使之更接近科学和现实，而与各类“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未来预言划出了界限。这体现了未来学家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倾向。可以说，未来学是在浪

漫主义的表面下包含着实用主义。而科幻小说正好相反，尽管细节描写追求真实，但它的基调仍然是浪漫的。“小说为了美学的目的可以大量引入非现实性和可能性，未来学却没有权力这么做。”另外，大部分未来学家缺乏文学技巧，所以只能用学术专著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同样，大部分科幻作者缺乏学术能力，虽然在作品中有一些预测的灵感，但毕竟还是以文学创作为主。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包括中国在内，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的交流并不广泛。中国科幻作家参加中国未来学会的人寥寥无几。

再者，对于学者来说，要求有自己独立的发现。在一份学术作品里，哪些是自己的发现，哪些是引用别人的观点，要有明确的注释。而对于文学作者来说，他有权用艺术手段表达别人的思想观点。许多科幻小说中的预言，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它们是作者的原创，还是当时其他某个人的想法。但能够用艺术手段表达这些预言，使其超过狭窄的专业人士的圈子，为社会大众所熟悉，这正是科幻作者的工作价值。

二、科幻小说与“未来意识”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结尾处，叶永烈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小灵通”为了研究未来市的来历，进入未来市图书馆，机器人送上一本厚厚的书，名叫《未来市的历史》。这本书的前七页提纲契领地概括了从十几万年前开始的“未来市简史”，接下来便全部是空白，“甚至连书角的页码也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情节，《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只能算是技术预言的汇编集子。这本留出无数空白的“历史”陡然将作品的境界和价值提高了一大块——它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用艺术手法描绘了“未来价值观”或者“未来意识”。

科幻文学和未来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本上讲是两者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共同性。它们共同提倡未来的价值。“……科幻小说亦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未来意识’，使人们认识到，明日的世界将不会是今天世界的简单延续；要保证明天不会步向灾难，必须今天便做

出努力。(李伟才《发扬科幻小说的批判功能》)在科幻作品里，“未来意识”的基础便是科学精神。遍数当今的社会力量，科学几乎是最重视未来的一种。人类对未来的预测由宗教迷信发展到科学推导，更是科幻作品产生的重要前提。

科幻作品对未来的重视，也根源于科幻本身的特点：“科幻小说侧重于人对未知世界（宇宙、人、生命等等）的形象探索，侧重于幻想，侧重于科学哲理式的思辩；而人类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过或正在经历过的具体事件，由于其本身已经先有幻想的成分，读者无需借助科幻作家独特、神奇的想象，完全可以通过历史教科书、通过主流文学作品来认识。(姜云生《科幻写作杂说》)

另一段文字更为简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来不像过去，已经被刻成碑文不可改变。”面向未来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了科幻艺术的能动性。

其实，抛开其思想价值不谈，“未来”本身就是有趣的。确实有一部分科幻作者从“有趣”这个角度出发，将未来意识带入科幻文学：“我觉得科幻小说能够探讨某些现实所未发生，而在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未来一直是引人兴趣、引人遐思的，写作科幻之际，作者一笔在手，便进入光怪陆离的未来世界，对于作者也是一种新奇的感受与满足。”

并非只有科幻作家在提倡未来意识。从读者角度，科幻文学的未来意识也扎根在深厚的土壤上。可喜的是，科幻文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是一个年轻而敏锐的群体，他们对于主流文学中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内省多少有些厌倦了。他们知道，不管是个人还是个人所在的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不是过去，甚至也不是当前，而是未来。而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人文和伦理精神，科学知识 with 精神是一个更重要的基石。科学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向未知世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科幻作家沿着缓和搭起的桥梁，接触到西方科幻作品时，深感西方科幻作家对未来设想之长远，和苏联自己的科幻作品差别明显，所以他们构造出近科幻、远科幻的概念。其实，这正好暗合了未来学对未

来的划分。

未来学按照时间将“未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可操作的未来，也就是不同的个人、社会团体乃至国家进行过规则的“未来”，大致在几月、几年、十几年之间。国家计划、企业规则一般都处在这个年限之内。

再远一些，就是中期的，宏观的未来，约 20 年~50 年之间。即使再有远见的国家、团体，也不会规划这么长的可操作性的计划。对它的预见主要是宏观的，背景性的。超过 50 年，乃至无限的未来，就是“哲学式的未来”。像人类往何处去，地球的命运等等，都在“哲学式未来”的范围之内。

当科幻作家展望未来时，一般都是中期和远期的未来。这两者之间差别明显，形成不同的题材和风格。当然，科幻文学的眼光并不是越远越好，关键还是内容的好坏。我们看过许多把年代设定到成千上万年以后，但空洞乏味的作品，也看过把时间就设定在几年，甚至当代，但思想深邃，构思精妙的作品。

三、技术预见与科幻小说

早期的未来学家往往是单打独斗的。他们对社会未来的预期宏观、概括，充满哲学意味。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科学技术方面，诞生了“技术预见”。这种由各国政府主导的研究工作比单纯的未来学更精准、更深入。

技术预见最先出现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源于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进行的技术预测工作。后来被推广到世界各地。日本是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深入最系统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的上海、北京两城市政府都进行了地域性的技术预见活动。

技术预见就是要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其目标就是要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并选择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化贡献的通用技术。技术预见的指导思想源于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再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齐头并进，因此，必须选择

最有全局性、有突破意义的技术方向。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并且催生了新经济，就是技术预见的一大成果。

对于科幻作家来说，“技术预见”是个新词汇。但科幻文学和技术预见却有着天生的吻合：科幻作家所关注的，都是一定时期里全局性的科学进步，而不是全面地描写一两千个科学门类。比如，19 世纪末，航空就是科幻小说的热门题材。而到了 20 世纪，虽然航空技术仍然不断地发展，但它不再有全局性，所以宇航又成为热门题材。20 世纪 50 年代后，当世人对克隆闻所未闻时，它就是科幻作家的喜爱。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塞伯朋克”领先于现实，描述了神奇的网络世界。

当然，这种吻合是自发的。凡尔纳和威尔斯能够拥有后世科幻作家罕见的世界性影响，主要原因是他们触及到了当时最重大的一些科技前沿。而后世科幻作家往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进行构思，视野狭窄。希望科幻作家们多少接触一下技术预见方面的知识，对科学进步建立有更深的把握。

四、今日中国与未来价值观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未来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当前中国的主流文化并不合拍，是一种冲击和批判的力量。下面两段论述分别出自大陆和台湾科幻作者，但内容却惊人的一致，足见民族文化的共性所在：

“反思中国文化，很大成分可以说是向后看的文化。中国大地上，近年崛起多少的西游记宫、封神演义游乐园、历史人物蜡像馆，都是这种文化思维定势产生的结果。就拿成都市来说，耗费巨资修建了‘惊奇迷乐大世界’、‘水泊梁山’，其结果门可罗雀。……科幻文学是面向未来的文学，它将把中国人的目光牵向未来……”

“……我们的投资意愿非常非常低落。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寺庙投资反而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加上武侠小说盛行，大家都很想逃避在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里。我们目前解决经济问题，工业无法突破的问题，跟我们缺乏科幻精神有关——我们没有前瞻的精神。

我们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没有人想到未来，就只想逃避、发牢骚，这可能是我们科幻小说家的责任。”

韩松在一篇杂谈里，也列举了如下的事例：央视东方之子做过一个节目，请来精英人物谈自己的梦想。主持人白岩松做好了听到各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的心理准备，结果很沮丧。“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在我们颇有点科幻色彩的演播室背景下，把梦想讲得极其现实，并因此显现出一些悲壮的意味来。”白岩松说。比如，姜昆讲他少年的梦想，不过是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存折，余华的梦想是跨进县文化馆大门。令白岩松更吃惊的是，这天，几乎所有被请到的精英谈及的未来，都没有超过今后 20 年。

但是，预言未来只是发达国家里学者和科幻作家的专利吗？不！让我们读读下面的描述吧：三个红宝石色的球体悬浮夜空中，发出怪异的冷光。眼前景色恍如以珠宝镶嵌而成，一座太空时代尖塔屹然耸立。那尖塔巨大、若隐若现、透着神秘，像是外星上的奇观。

《参考消息》2002 年 11 月 23 日第八版这段文字写的是什么？是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作者是一位名叫约翰·奥利芬特的美国游客，他真实地记录了目睹这座巨塔时的感受。它不仅是宏伟的，也是令人神往的。今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令世人惊叹的，已经不仅仅是长城和故宫了。

中国当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但回顾过去的 20 多年，中国却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再没有哪个地方，那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城市乡村和每一个人的面貌都被彻底更新了，并且还会继续更新。未来，这份比金钱重要得多的财富，正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富有的。

科幻小说是描写变化的文学。在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地方，在世界上最需要关注未来的地方，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科幻作家在自己的笔下描绘出更宏伟，更奇妙的未来世界。

五、教育未来学的诞生

教育未来学，是教育学与未来学结缘而诞生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是世界上方兴未艾的未来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它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根据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方法长远发展趋势，预测未来教育的规模、结构、管理、内容、方法和技术。为国家教育对策、制定未来要求的教育规划，提供事实和理论的根据。可以说，它是为进行科学教育预测而建立的一门教育预测科学。

教育未来学是随着国际未来研究的发展首先在西方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未来学就应运而生了，它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它的产生却有久远的思想渊源和深刻的社会原因。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它的目标是指向未来。教育不仅有浓厚的现实性，而且有强烈的未来性。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教育的概念，扩大了教育内容和范围，革新了教育手段和方式，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缺陷。全面的社会预测要求进行教育预测，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制定教育发展规划，这一切都不能依靠主观的想象，而必然求助于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未来学研究从哲理性探讨转向应用研究，试图开辟一条改革教育、使教育面向未来的新途径，以培养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一代新人。部分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新的未来教育模式寻求解决西方社会经济危机的途径，他们借助已有的未来预测方法，探讨未来教育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教育未来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

学习与研究教育未来不仅有长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主要作用是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对教育未来的预测和可提供选择的方案，提供有关学龄人口、人才需求、教学体制、教育内容、教与学的方式等方面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预计教育发展过程中将出现的各种新倾向，为他们制定短期、中期、远期的教育发展政策和计划服务。

六、教育的本质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几乎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密切相关。但如果要问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与人类其他活动有何区别与联系？怎样看待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很多人恐怕就回答不出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属于教育的本质问题。本质深藏于各种复杂的教育现象之中，靠个体的局部经验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即便是受过多年教育的人，甚至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未必能全面、深入地把握教育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

教育本质虽然属于抽象的教育哲学问题，但却与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息息相关。因为现实中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以具体的形态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教育观，潜移默化却又广泛深入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目标的确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教育评价标准和尺度的确定和把握，甚至直接影响到教育决策者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的制订。在当代教育迅速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已成为影响我国教育事业向现代化迈进的严重障碍。因此，用教育本质的研究来带动教育观念的变革，可以使理论研究与现实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既能使对教育本质的抽象理论研究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富有生气和活力，又能使教育观念的变革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克服盲目性，防止左右摇摆。

在当代教育哲学中，对教育的本质可以用“三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的哲学视野来把握教育的本质，将教育看做是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指个体人的形成，直至进入社会，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是个体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都离不开教育。下边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包括种族的繁衍和使初生婴儿进入社会的教育，种族繁衍将生理结构和各种本能遗传给下一代，从而使人类世

代延续。但初生婴儿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经过一定的教育（这里是指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和环境影响），使他们具备了在人类社会中独立生存的各种能力之后，他们才算进入了社会，才成为真正的人。使儿童进入社会的教育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是使儿童掌握现代社会生活、生产所必须的各种工具系统，以形成“超生物肢体”。这里所用的是广义的工具范畴，包括最简单的生活用具。（其模拟形态则是各种儿童玩具和教具、学具。当代幼儿教育中对玩具和游戏越来越重视，中小学教育中对教具和学具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其理论依据正在于此。）工具作为人体（包括人脑）的延伸，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超生物肢体”。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系统发展得极为完备，人们从最复杂的生产和科研活动到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如儿童吃饭），都离不开工具（包括日常生活用具）。社会中的工具系统可以完整地转移给下一代，但使用工具的经验 and 技能却无法通过生物遗传和物质传递留给后代，因此对于初生的婴儿来说，周围的工具实际上并不具有工具的意义，只有当他学会和掌握了使用这些工具（包括生活用具）的知识和技能之后，才能将外在的工具转化为自身的“超生物肢体”，儿童也才能成为在现代社会中独立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而这种转化正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可见，教育承担着造就和生产出社会人之“超生物肢体”的重大使命。

第二是使儿童掌握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各种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和数学逻辑运算等）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维和交往工具。

第三是使儿童认识并形成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行为规范。人类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社会人的行为不能单凭本能和个人的需求、欲望来支配，而必须遵循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使儿童从小养成各种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文明教育，缺乏这方面教养的儿童在进入现实社会（指成年）之后，不仅自身会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而且会给周围人与社区带来各种麻烦以致痛苦。近年来许多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年人究其根源都离不开“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年代缺少基础文明教育，这一沉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各种基本行为规范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是使儿童具备现代人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情感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又是衡量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区别，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都可以在情感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情感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与人的认识相伴随，情感又作为美好行为的内化和升华同人的道德行为相依存。和谐、美好、丰富的情感是孕育创造性思维和灵感的温床，也是生发出道德行为和崇高理想境界的肥土沃壤。总之，作为人类内在素质的知、意、情只有在真、善、美的追求中融为一体，才能使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健康、和谐的发展。

以上这四个方面都超出了遗传和生物本能的范围而属于“超生物经验”，个体获得这些“超生物经验”还必须有身体素质的相应发展。正是这两个层次、四个主要方面，构成每个正常现代人所不可缺少的基本身心素质。只有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素质，个体才能现代社会中独立地生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产生和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必须通过（广义的）现代教育。由此可见，教育是人类自身再生产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个体进入社会之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并没有停止。此阶段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不仅使人类延续，而且使人类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也可称之为人类自身的再创造（其实，在个体社会化阶段也同样有再创造的问题。创造力必须从小培养和开发，现代教育观念反对单纯灌输，这是对传统教育观念、模式的重要超越。在这样的视野中，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可以达到内在统一）。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再创造包括个体在劳动过程中消耗的物质、能量的不断补充和各种知识、能力的更新、发展。个体进入社会，势必逐渐加入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劳动过程中。劳动使个体自身的物质和能量不断消耗，并对个体知识、技能产生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需求，这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内在动力。个体消耗的物质和能量是通过消费这一环节获得再生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消费

看做是人类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但仅此还不够，为了适应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就必须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发展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马克思把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列在发展生产力的首位，这显然是人类自身再生产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离开了这一条，个体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而知识的更新和各种能力的发展都属于教育。教育将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取得的新成果、获得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成员中迅速传播和推广，提高了人口的素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使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这就是教育在人类自身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研究物质生产发展的规律时，曾多次涉及到其他两种生产及其与物质生产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三种生产的关系就做过较详尽的论述。又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马克思在研究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阐述劳动过程的双向建构、批判资本主义分工、展望向自由王国飞跃等处都涉及到人类自身生产问题。遗憾的是这些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与开发利用，这一方面影响到我们对人类自身生产这一重要领域的认识和研究，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观的全面、深刻理解。理论上的偏颇对实践与政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从时代高度研究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人类自身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广泛收集和 research 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来世界科学和哲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总结当代人类自身生产的实践经验，揭示人类自身生产的特点和规律，这是当代教育哲学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历史使命。

教育与物质生产是不可分割的，但教育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者，教育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出劳动者自身的知识和技能，间接地但却又是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把教育等同于物质生产是不科学、不确切的，但若否认教育同生产力的直接联系，忽视教育在现代生产力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则更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教育与社会的精神生产同样密不可分，但教育与文学创作、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部门又有本质区别。教育活动并不直接创造精神产品（师生在教育活动中的创造是教育过程和精神生产过程合为一体的典型情况，既达到了教育效果，又取得了精神生产成果），而是将精神产品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身心结构和实践活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也不属于精神生产，尽管现实中的教育活动与精神生产过程往往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比如，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了灵感，做出了新的创造；许多科学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对周围的人就是一种极好的教育。但教育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毕竟属于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过程，若不加以科学的区分，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就无法正确把握教育活动的特点和本质。在把握二者区别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精神生产的主体是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的知识分子，教育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出精神生产主体的知识和能力等内在结构及其功能，间接地、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精神生产的发展。显然，否认教育同精神生产的直接联系，忽视教育在社会精神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可以对教育在社会三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教育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再生产和再创造而推动着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推动着人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反之，教育又要受到特定时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受到特定时代人类自身生产水平（这决定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水平）的影响和制约。脱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产的规律孤立地研究教育规律显然是行不通的。然而，人类自身生产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又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如果只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规律而不知道人类自身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显然不可能正确、深刻地把握教育的本质。在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若没有高度发达的教育系统不断再生产、

再创造出一代胜过一代的新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三种生产的内在联系。

当代社会中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环节：生育、（广义的）教育、消费、（广义的）体育与医疗保健。可称之为人类自身生产中的“四大部类”。这些以人的再生产为主旨的社会实践领域或部门同以物质资料再生产为主旨的领域或部门具有某些极为不同的性质和规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探究和知之甚少，总喜欢机械地套用物质资料生产的规律和政策，结果使这些领域或部门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甚至偏离了健康的轨道。尤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种误解导致的误区更加严重！因此，将这“四大部类”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特殊领域，探究其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并由此制定出相应的发展战略与具体政策，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会使我们对人的现代化之理解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和境界，这可能是深化整个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口，由此还将导致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创新！

当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曾概括了人类史的进程，精辟地提出了“两次提升”的重要思想：第一次提升是使用工具的劳动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由此实现了自然史向人类史的质变；第二次是当人类能够达到对社会关系的调控时，当人们能够创造出“有计划地生产和有计划地分配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组织”时，“才能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而这时人类才能踏上“自觉的人类社会的起点”——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看来，人类在完成第二次提升的过程中还必须同时伴随着第三次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与调控，对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与再创造，这是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第三次提升比第二次提升更艰难、更遥远，但及早起步并与第二次提升配合起来，将会大大加速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是教育哲学及一系列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广阔领域和诱人前景。而当前对人类自身生产特点、规律及三种生产相互关系的研究显然是

唯物史观和教育本质论这两个领域共同的生长点，并且必将成为 21 世纪教育与哲学更紧密结盟的纽带和桥梁。对当代教育本质与功能的新认识，将会极大地呼唤和激发起我国各级领导者和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和推动教育改革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七、当代教育思想观念的创新

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科技和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导致了“知识爆炸”。“爆炸”的知识全部涌向教育，使教育所担负的任务越来越繁重。然而，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教材的容量是有限的、学生学习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这正是当代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学校的毕业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之后，面临着“知识爆炸”的更严峻挑战，那种仅靠学校所提供的知识就够终身享用的传统教育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了。

现代社会带给教育的不仅是挑战，而且有新的出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每个社会成员不仅在学校中学习，而且在家庭、社会中生活，他们从社会交往和大众传播媒介中获得的信息量与日俱增，这实际上是一种潜移默化却又强大有力的教育。不论学习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学校以外的教育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施行。这既是对传统学校教育的严峻挑战，又是促使学校教育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如果能自觉地认识现代学校教育之社会背景发生的这一重要变化，并自觉地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大大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学校教育与社会隔离的封闭状态。

正是基于对以上两个方面的自觉认识，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在分析当代教育特点和展望未来教育发展的时候，提出要突破学校教育的狭隘眼界，把教育扩展到人的一生，成为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成为整个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把教育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规划，在终身教育体系的发展中逐步建立起一个“学习化的社会”。这种“学习化社会”

的主张不同于本世纪初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被推向极端时出现的“学校消亡论”，而是要沟通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教育的因素来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另一方面，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将学校教育更自觉地渗透、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规划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更多、更自觉地考虑到教育的需要而使社会教育化，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教育环境（如各种展览馆、博物馆、科技站、文化设施等，都应该考虑到教育的需要，更自觉地发挥其教育功能）。这将使教育的发展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形成一个以高度发展的学校教育系统为中心，多层次、多样化的现代教育网络。

学校教育与社会日益结合是当代教育发展的最主要特点和趋势，而“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提出则反映了人们对这一特点和趋势的认识，这是对教育与社会关系认识中的次重大飞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终身教育”观念和模式的提出被誉为教育发展中的“哥白尼革命”，《学会生存》一书则被世界公认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此提出质疑：“终身教育”有资格享此殊荣吗？答案是明确而肯定的。终身教育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这里面却酝酿着一场难以估量而且持久不衰的“未来风暴”！

深刻理解终身教育在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引发的巨大变革，这对于促进教育思想观念更新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终身教育的提出是教育观念的扩展，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大教育观”。以往谈到教育，人们想到的就是学校教育，而终身教育将以往狭窄的学校教育向两端延伸：一方面向下延伸，当今社会中早期教育乃至婴儿教育和胎教热潮的兴起，其根源正在于此；另一方面向上延伸，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直至风靡世界的老年教育同样根源于此。如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和学习作为贯穿一生的追求，看做改善个体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有效的途径。显然，“终身教育”和“走向学习化的社会”这两个新观念的提出，大大扩展了人们以往的教育视野，是教育价值观念中的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在此指导下规模空前的“终身教育”运动，则使教育在人类整个